

新时代精神的文学书写(下)

——析读欧阳黔森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

■夏 晖

《莫道君行早》语言对白中的方言生语具有地域特色,对于党的政策和领导亦没有政治化、口号式臆想,作家所要体现的脱贫攻坚中交通闭塞、产业不振、底子薄弱、贫穷落后、政府推动脱贫、乡村治理升级、农村产业转型等问题、困难和矛盾、观念冲突,皆在人物的语言对白中完成。

贵州话属于北方语系的西南官话,大部分贵州话接近四川方言,黔东南地区尤为特别,带有很多南方话语特征:幽默诙谐、朴实流畅。例如“麻青蒿扬起手追着吴艾草说,你找打,本主任喊你办点事你都办不成,还说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潘老爹撩起汗衫,抹了一把汗水,开始由远到近数着自己这十八块地。可数了一道,数目不对啊,怎么只有十七块地?潘老爹又仔仔细细数了一道,还是十七块地。他心里有些慌神了,正想着该怎么办的时候,眼角余光扫到了地下的草帽。他把草帽捡起来,这下,数目终于对了——没错,原来这第十八块地,一直被这顶破草帽盖住了。”“潘宏梁呆坐了片刻,忽然站起身,伸手抓住他的稿子,几把就撕碎了,边撕边大吼,写,写,写,一天到晚地写!你写这些,能让出去打工的人都留下来吗?能让村里有一样同样的产业吗?还是能让村里人变富起来吗?”“熊少斌侧过头问道,六个字?哪六个字?龙险峰淡淡一笑说,把关、放权、撑腰。熊少斌说,书记,你的意思是?龙险峰说,具体来说,就是大

事把好看,小事放手让人干,有困难顶腰杆。”“麻青蒿说,百合书记啊,你也不要急,这个家伙就是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我看啊,这事你就不要管了,这恶人我来做……我硬着头皮、厚着脸皮、说破嘴皮、饿着肚皮、走破脚皮也要跟他干到底!”

就文学创作而言,方言土语越是地域的,就越具有文学的个性,也就越接近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不容易看到的最陌生与最为独特的一面。因为所在地域之中的作家是熟悉的、有感情的,而非所在地域的读者则是陌生的,这就使许多不熟悉的读者有了新奇感和新鲜感,有了渴望了解和阅读的冲动。

作家创作生活的地域性决定了作家的创作特色、文学含义和作品高度,《莫道君行早》渗透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新颖的艺术视角,用自己感知世界的方法来辐射到社会和读者,以自己独特的“地域性语言”使读者领略到陌生而新奇的艺术诗境。

《莫道君行早》情节营造具有情景性与冲突性相统一的戏剧性色彩。在观念冲突与合理的矛盾中通过语言、动作和神态表情推动情节一步步向前发展,呈现出舞台艺术效果,很好地激发了读者的情感体验和调动读者的主观思维,拓展了小说阅读的想象空间。例如:“麻青蒿脚步不停,狠狠骂了一句,出大事了!丁香这个憨婆娘!吴艾草脱口而出,丁香姐被人欺负了?麻青蒿站定脚

步,怒道,她会被人欺负?她那个性格,少去欺负别人,少给我们村添乱,我就谢天谢地了!吴艾草眨巴着眼,那,那是怎么回事?麻青蒿吼道,她现在拿着一把菜刀,正在龙书记的办公室!”“吴艾草瞪着桃花,大怒道,你什么你,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清楚,老子揪下你的耳朵。桃花马上捂起耳朵,有些畏惧地说,有那样说不说清楚的嘛,我也晓得大家都是投的同意票,我这一票反对又不影响结果!……她退回到厨房里,把门拉过来挡住自己一半身子,这才壮着胆子说,麻五皮他家丁香不也投的反对票,你怎么不去说丁香呢?”“麻青蒿说,这咋个不可能?旅游,旅游,那肯定是去有名气的地方玩嘛,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就不说了,就我们这周边,稍微远一点的有湘西凤凰古城、张家界,近一点的有梵净山、九龙洞,哪个会想到来我们这种山旮旯嘛!麻青蒿说一句,吴艾草就跟着点一下头。等到麻青蒿说完后,他急不可耐地说,书记,我认为这次主任说得相当正确,我们这个千年村啊,确实没多大名气……麻青蒿打断道,艾草,你等等,哪样叫没多大名气?这话你也敢说?我告诉你,我们千年村是完全没名气。吴艾草赶紧说,是,是,不过主任,我们也是有名气的。麻青蒿眼一横说,那是穷得有名,远近闻名,别人还把穷得叮当响的花开村和我们千年村连在一起,说‘千年不开花’……穷则思变,我们千年村现

在看起来是没什么名气,可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也一直是这样。”《莫道君行早》在人物、冲突、情节、场景、语言、结构等很多方面与戏剧有文体相通的一面和独具魅力的样式分别。戏剧是一种综合的舞台艺术,是直观的表演艺术,它借助艺术手段塑造舞台艺术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激变性,小说和戏剧因媒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形态。欧阳黔森的创作自觉或是不自觉地运用了戏剧原理,在《莫道君行早》的故事铺垫,依情节、矛盾冲突等自然推进中,人物性格、行为动作、心理意象活动的方式和过程呈现出与舞台性的结合叠加,让小说的渐变性艺术融入了戏剧性的品质,从而增强了《莫道君行早》的文学艺术性。

2020年,占全人类人口总数1/5的中国彻底消除绝对贫困,夺取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生工程,为《莫道君行早》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文化生活土壤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唤醒了作家的文学良知与文化觉醒。《莫道君行早》是作家继电视剧《花繁叶茂》、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后的又一次文化思想觉醒和文学境界的升华。正如作家所说,他深深地感受到了泥土的芳香以及芳香中散发出来的思想光芒。

因此,可以这样说,《莫道君行早》正努力摆脱中国文化的封闭性传统,发展现代文学叙事方式和文学语言来揭示乡村振兴这

一伟大的时代主题,与时俱进展现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这些生活的本质即是人民的生活,作家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因为文学从来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时代的状态或者说是是一个时代的过程。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蝶变,脱贫攻坚靠的是党的领导,靠的是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齐心的干,《莫道君行早》弘扬了新时代变革创新的精神和乡村振兴的贵州声音,彰显出中华文化以“人”为核心的初心使命,彰显出作家新的作为与担当,其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重大,使其成为一部具有先进文化意识和中华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因而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当龙险峰站在九龙坡之巅,肖百合和麻青蒿来到他身旁,“三人相视一笑,无须多说,扭头面向东方。这真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首尾相呼应,完美地映衬了紫云镇的辽阔与壮美。宋代郑思肖《老子度关图》诗曰:“紫气东来压万山,老聃吐舌笑开颜。”又如明朝郭之奇《甲午元日书怀二首·其一》诗曰:“紫气东来日在南,南溟咫尺望天涵。”紫气,吉祥祥瑞之气。“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象征着神圣、尊贵、慈爱和力量。这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曲,亦是作家下一部作品问世的预告,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湘江二题

■赵世民

渔歌

小时听父老闲谈,20世纪初湘江多渔舟,每有渔唱,惜不流传。遂想其情景,吟此。

——题记

湘江亘古流夜昼,
水随山转去不留。
江畔篱落多胜景,
菜畦芳甸绿平畴。

彩霞万朵下江浦,
滟滟连波绕吊楼。
桃溪河畔多桃树,
花瓣雪落随风游。

悠悠碎红漂水面,
沿江滞留埤渚头。
石堤光童戏水草,
浅滩小鱼跳涌流。

崖壁山崖歌婉转,
鹭鸶千点起沙洲。
夹岸青山多崔嵬,
连峰如龙卧欲飞。

转侧看峰峰不定,
山花袅袅遍山隈。
万象潇洒随物性,
树木荣枯各轮回。

南塘渔唱起五更,
风帆幢幢山月落。
古今悲欢多少事,
都付流水传梆柝。

童趣

少时家住湘江边,
江水甘甜如山泉。
儿童放学无多事,
有事无事浪里翻。

浪里翻,乐陶陶,
捡块卵石打水漂。
白堤流深踩假水,
南塘水阔学狗刨。

深潭傍晚钓锦鲤,
浅滩清晨捉柳条。
跳蹬磨珠喜童童,
条石捣衣乐姥姥。

沙滩日晴窥杂耍,
吊楼夜雨画水草。
画水草,笔自由,
鱼戏绿藻自在游。

春花有情随江水,
秋月着意送川流。
疏云淡淡挂晴空,
苍苔幽幽漫堤畴。

夹岸山树多野趣,
沙浦苍鹰戏鹭鸥。
戏鹭鸥,爱不足,
草根蟋蟀声断续。

江畔夜气清且爽,
花丛流萤光明灭。
晨曦微露起渔唱,
橈桨声中山水绿。



红豆生黔北

罗逸摄

《尚书·君陈》曰:明德惟馨。

德,是中华民族传承的最闪烁光芒的美。于家于国于人,都是让人最尊崇的一种朴素的固诚之美,更是一种顶天立地的高贵和高尚的品质。

人苟于世,固然离不开利,利开导于行。无利而不往,无利而有愧于他,仿佛在形形色色的社会苟利中,似有寸步难行的举步之艰。何况于世生存,无利而不存,已是几千年笃定不变的信条。

然人的一生,要生活得光鲜,昭示于精神,非唯利是图为信标。

实诚之悟,德与利同行,德与利同美。宋代邵雍的《安分吟》曰:德无尽利,善无近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古人十分讲究倡行

有德方得

■黄明仲

道德,注重遵行仁义。《劝学》曰: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故德之大者应为施,德之无者常以索捆于心。德是验明人品之正的试镜,镜明德明则光明磊落,无愧于心;镜明德小或德劣,则原形毕露,昭之无形,瞬为世之所弃。而德源于心,心之所有,则行之所有,德之所有;德彰显于行,行表德于行。

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东汉经济学大师王符在《潜夫论·忠贵》中引用了孔子

的这句话,并加以引申:“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无论在公在私,都应自我要求须锤炼德才兼备的品质。

德源于心,德是生命,财是德的外化。德因衍生为得果。同时,德又是财,德还是利,有德方得。德之大者,方是得之大者,尊德亦能诚得。

每一个人于生俱来均为德者,而后天的衍化相行甚远。所以,唯有重德之建设,夯实德基,做一个真诚的德之大成者,收获得之所愿。